



15  
1412  
13





門 45  
號 1412  
卷 13

餘文序錄卷六十之極陽閩一 外篇第三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馬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馬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類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

早稻田大學  
25.10.3  
茶

論是卿先王作邪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紫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懼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亦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迷讀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杜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矣使史筆為韓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肯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之所以自勵者邪

○此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淡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唐黏濕耳松蘇合安息壽金栳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香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耳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下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賭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

謂呂文顯脂謂朱崙之鴈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險詣如此彰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洛文人薄喙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喜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翱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

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  
例為韓柳之稱書房刻本有并帙焉非擬倫矣

○韓退之為人求為華曰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事出

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於市人莫與其言伯樂曰吾有駿馬欲賣之此三日立

退之先有意乎此而後有木在山馬在肆之說也柳

子厚捕蛇者說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語見記檀弓

孔子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大又死焉今

說也其卒用為謔者恐人窺其微故不敢暗竊也

○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為文章家

一例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為此德姚公名起

莘衣中繫寶鬘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

誰楚狂小子歸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作結

句者醉翁亭記太守為誰廬陵歐陽脩也李守節墓誌

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壽也王文亮墓誌命

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宋初陶穀又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微伺上言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

謂依樣書謂蕭章何宣力之有筆翰用必大玉堂雜記

內制名色不一保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

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葫  
盧樣者非邪

○李商隱為詩文竺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  
謂之獼猴祭魚魏晉公揚大年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  
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粘綴  
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納被魏氏家高隱詩文瑰奇號  
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見稟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  
為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  
即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容詳見  
輒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  
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教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

入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豈可為法朱子言東坡南  
安軍學記有弟子揚鱣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  
其疎乃爾春觀其拙紹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凌  
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景王病見凌  
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  
殺子元序與詩皆誤以司馬懿為司馬師隨筆之所摘  
者蓋猶有未盡也黃山谷嘗自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  
而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旺引喻欠當知人詩  
又有樂羊終愧巴西之句故事人名是秦西巴何應倒  
用赴韻蓋亦偶弗覺耳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

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真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為之崇二公不以其所長自銜而能以為戒其識高矣

○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况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為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為非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阮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靡載之以藝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阮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阮而可及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炙兵法脩列不烹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凶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六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阮之說而遷之所為自況者也遷史叙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子厚片不以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  
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不祖於此歟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嶄嶙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滌兄  
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

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

為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  
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蓋伯瞻及得春文又  
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  
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愚  
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  
序不覺慘然久之保齋集序云某奉詔受紫微輪緡論

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并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  
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  
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江為河為海古  
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  
而無復餘者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  
是言也翁二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  
年之所聞也邇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  
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錄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

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曄氏所謂信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張橫溪云學古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為詩亦然

○宋司馬溫公辭翰林學士自云不能四六然其平生編類四六言語亦有金樛之作蓋未能無意於四六也○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士有自京師來以

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者某問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不可他日答舒煥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歐陽正石詩中人坡有亦人耳之云者蓋所以申其慕之之志而又有天人之云所以表其讓之心也歟歐陽公文章名世世之以文章見而得獎與成就者多矣至蘇氏父子獨曰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又曰自古異人問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歟於蘇所以稱之者其重又如

此其自待蓋有不得辭者東坡晚年謂同游云文章之任在名世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晉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某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坡之自待可知矣如文忠之付授者果誰人乎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違言以為美談宋建炎中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時蔡密禮為舍人草詞頭及錄黃具蔡在告而同省舍人李正民直以已名行下蔡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

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子不知吾併得涼羨幸矣蔡文固同舍所重李不亦達者之言也乎

○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趨萊去君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脩傳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築南園囑揚萬里為之記許以旅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即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萬里傳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閔古泉記見議清議朱熹嘗言

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蓋有先見之明焉傳本賤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  
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為伯長應秀之為人也元姚燧  
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  
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以文章固發問士子之  
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後非其人  
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過也  
元史燧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  
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盡俗四  
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所  
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噫是道也自漢伯

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前輩文字無為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亦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  
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  
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  
報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為可尚矣  
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為宦  
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  
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問不過為受賄之具而已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

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  
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  
蓋祗著身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  
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  
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嘗云某  
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報其  
嘗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  
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  
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是也坡為僧  
懷鍾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並姓名更不  
用書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  
下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  
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  
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  
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  
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為佳云云春嘗怪今  
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  
不博不敢輕議及觀歐蘇手書與鄙意合乃知流俗染  
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一片石切切如此其書  
可為後之鐫刻者式故備錄之近世揚東里闈者云漢

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  
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  
大悅竇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即  
書此者之所為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  
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  
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  
平范持文年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世之論文者二舉其代而例之則於某代斷以何如  
即其人而品之則於某人別以何如惟謂亦然代是斷  
者必歸之氣運人是別者能外乎其所以養乎氣運之盛  
衰非一人之為而未始不關乎人人之文章其有高下

任其所養是故善為文者氣運以乘斯世而于已則求  
所以養之之道焉唐韓退之最善為文者也其自言曰  
文者必有諸中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曰  
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口根茂而實遂膏沃而光燁  
而又曰不可不養也氣水也言得物也水大則物之大  
小畢得其取譬明白如此叙韓文者謂秦漢以前其氣  
渾然迨乎馬董揚劉充傑然皆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  
司馬氏以來文與道秦塞意以韓之文為深於斯道而  
至焉者也夫代固可例斷而人固當品別如此以此而  
論今之文豈有不合者哉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繁華過耳

好音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呆常  
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  
作文筆了無豪華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  
行于天下肯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鞋襪外者雖  
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  
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適善行書言高詩  
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蒙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  
以示後世適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詩况  
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錄記之是故仕途所向若李景  
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適者雖詩名亦  
不肯屑就漢黃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

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日為顏子後來知  
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文父亦因了而得  
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啓  
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  
足為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  
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  
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  
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  
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詩日

以工安知不以此連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  
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  
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  
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五引文士例多命窮而  
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既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  
顏白髮頹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且是當時  
賓從更無四十歲人邪公病中代書寄聖人詩云到今  
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  
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  
餘冬序錄極陽閣卷一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閣二

外篇第三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  
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焦池  
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蘇氏遺言吾為  
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十載絕學也  
雖是過誇然蘇氏文章蓋不獨朝弄風月而已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曾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謨葛氏之作文法曰人之  
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  
更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  
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黃魯直與人書論文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  
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海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曰作文要尚確精進檢  
閱不厭勤耳下筆遲滯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又曰  
作文如世功女文為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  
成錦又曰文似擊鐘叩其旋與篋篋不若發其全體  
之聲耳又曰文章須要茂其根淵深其源以身為度以

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二十年來士大夫  
有功於翰墨者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  
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古之能為文章者陶冶萬物雖  
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不可不知其曲折至於推  
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岷如雷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  
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急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朱  
子言山谷好說文章臨當作文又氣傲不若蘇不曾說  
到下筆時却雄健何也大抵天下事知得分數到者未  
必能盡作得能作得者知蓋不足言也山谷之作不逮  
所知此則其所謂鷄之不能為鵠材不足故也魯直

論字書云等書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凡書之害姿態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執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是其字之有取於質厚端正而致惡乎輕佻也今人間所收黃晉有不盡如其言者朱子言魯直書自謂人莫及今觀亦有好處但自家既寫得好何不一教端正乃爾歎斜魯直非不知端正為是乃自要如此寫何也今觀其善與其所論信如朱子之所言非不知端正為是者書已到好處而乃爾則非其材之罪也朱子又言其為人亦然天下事固有行不掩其言明於妍姸而不見其曉如此者耶春於此有警焉復併識之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為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節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瞻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  
其粉澤要須標其根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  
言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素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歸安之若但務其筆  
悅安飾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  
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奮於紳飲則列於尊食則  
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說故  
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  
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  
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

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  
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  
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  
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  
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  
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  
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  
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鈞深而察隱溫故而知新  
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  
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  
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  
之側則顛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顛如伯夷季子是  
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若處求  
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  
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  
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  
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  
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耳受和白受采不但用  
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  
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隸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  
三星雲總霧閣有今夕寶歷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  
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洲靈瑟五字錢郎莫  
漫驚所謂姨文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  
彩繡仙人圖一絕絲服仙童畫不知且疑素手戲庭除  
青紅亦是春風巧一項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  
竹二絕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  
雲窻晚幾就扶踈月影看只得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  
散春風渭川雲火一項悟在香巖一擊中元自注夫  
人參曹洞下禪有首夫喬文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  
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

考邨經遺山墓銘載其文有為文冠者今集貽女詩云  
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香有舉元家第三女  
他年真作魏夫人又是知道山之範家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嬌媚多年半醉翁醉翁  
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鶯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熟光華  
蓋柳為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滿竹籬  
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音鄉人孔清用  
為春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  
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為仙詠往  
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元周密記

極其所至亦不過樊宗師宋景文之徒耳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  
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  
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  
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  
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  
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為末技無足寄  
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號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  
客未嘗不與頰以為勸先生曰持何消日春曰詞翰熟  
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無遠世先生笑曰此後  
生計吾若不暇為此一甘先生在棊酒間有奉當道命

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必時愁害生惟有園基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杯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子矣為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者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在約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高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死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然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比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海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寒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之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乎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却擲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烈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

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饒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及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其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皆復吾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

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請節此詩易桓曰美者殆避公諡之嫌耳此有為而作也

○老杜詩花藥上絳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得詩瘦太白勸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無從前作詩古清人之言作一區

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為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宣宗年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溫飛卿新撰家進投李白集有菩薩蠻一詞然則此詞已名於天寶間矣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于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日夷中之謂賣新絲雜詩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



耳到絲絃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剗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燕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辭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麀鹿夷人所造酒莖管及甌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莖管及甌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

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權衡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溪下田舍與退之元和

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傍之有歐陽所謂傍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處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杜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荆公稱老杜釣廉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枏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盥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笑之云是底言底定是低義唐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呼爲張底隋唐相去不遠豈非即底言之底邪

○見秦林公詩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寔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大率所書爲是也卷

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隕獲而不充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

此嫌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其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備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又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酒更忘也朱子爲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謂關西之於吾有得者歟公嘗手植視春春熟復再

四序而歎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為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為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而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或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共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廣居蓋其時矣幸茲錄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然為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存也於戲公之遺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訓言之遺乎

餘冬序錄陽閩卷二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閩三

外篇第三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論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石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藝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虎鳴嘲嘲村歌社舞仰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麗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

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  
聲韻縱不能彷彿虞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  
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金周昂教其甥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  
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敵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  
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  
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  
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元好問嘗從郝  
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  
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  
人又口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

曰今之仕者多以貪取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  
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  
天挺曰正欲深不為舉子爾

○唐人有文選之學曰文選爛秀才半社南詩續兒誦  
文選其時重詞賦故也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  
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行人行止  
奕之兄有識也哉

○應劭為善君諸論者互有異同吳張昭者論辯之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及莊王之  
子名胡據史類事各有徵案以不諱為是此韓退之諱  
辯所自出也退之諱辯云心與守貞善勤智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潘賀不舉進士爲是  
勸之舉者爲非德者不察也和而唱之曰然一辭皇甫  
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生行罪愆曰然於是作諸辨然  
不載與賀爭名者謂誰春考康辨劇談錄元和中李賀  
以歌詩著名元稹以光明經中第二願與賀交賀見判  
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  
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  
之賀竟不第其真事出後也

○賈誼上文帝疏有沒爲明神廟號太宗語不以死爲  
歸也古人其直如此韓退之送楊自業序有沒而可祭  
於社語此語今於送人文字亦難言矣

○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  
則未有不滿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畢豐有言凡人傷  
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圍直繫  
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  
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  
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  
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  
爲文之法矣

○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殆所致而然然不敢謂其真出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已亦死寧大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

○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叙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其文出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

○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家語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噲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楊植爲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澹節避唐堯堯之道何尊而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寔本於揚然就全篇觀之揚則雜而范慘矣

○白樂天號醉吟先生自爲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號醉吟先生亦自爲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歸記醉翁亭記固有所託而然而又有稱醉士

醉叟醉髡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楨作會真記鄭禧作春臺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春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心死久矣身為之不耻言之固宜桐門人記或曰李德裕

○文章叙事為難叙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

下丙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摠修張景望有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欄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丙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馬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嘆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更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益吊古



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符信符疑嬪始  
心目夢寢見之曲盡生人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香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  
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  
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  
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胡漢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  
而公節氣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  
上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  
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  
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出素鮫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

地雖虛闊溟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  
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  
紅霧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  
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  
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祀  
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寺澤  
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  
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  
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湏臾之間誰  
為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  
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妬媚工

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悔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賈誼惜善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強半之嘆嗟呼春年視昔人所嘆今又如一憂患餘生心形兩憊向後日月可復有所冀乎有賈之志爲韓之學而無樂天東坡之襟度老去也當崇功名道德何時在生有問春命者因書此于八字後問之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酌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尸子稱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私心也韓文變之云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井天小也其所見者小也詞意曲折如尸一倍乃知區區文字譬喻亦自有工拙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二句出傳子口銘擬金人作令人但相傳謂俗語耳

○陸機歎遊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是舊人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退之文不善爲斷血指汗顏

○前輩文章有簡短而可稱者宋人記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爲祭文再三戒之留意比至始出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不特此也張孝祥代和州守記廳梁云宋乾道丁亥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綬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斃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此二記載曾二異集

又文之至簡短者春觀古人器量欵識皆不過數語古人欵識非今之所謂記序頌贊者類耶若於金石後人得見非金石之堅者後固不得傳也張子玉記六經閣首云六經閣者諸史子集皆在焉不書傳經也見者歎服然全篇贅繁不稱于玉何不言下就結然之亦不善用其短者也

○韓退之登封縣尉盧殷莫誌稱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夫讀書屹屹而止用以資爲詩可謂銷用其心退之又云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千餘篇然今未聞一篇傳者樂城遺言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嗚呼學者讀書其專在爲文而已乎蘇氏之文無見於

道亦只是枉讀書耳言行錄劉忠肅公學教子孫每曰  
士當以實行為先若上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  
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春考  
歐陽集言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  
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  
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  
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  
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

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  
百代之過客浮生入世為歡幾何隘者讀此可以拓胸  
臆矣彼八百老彭嗟秋晚未為達人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  
考辭就班之說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鸞鳥累百不如一鴉楊泉  
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今世為詩文而竊做古人語者是於死人口內討氣  
也吾甚愠之

○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  
氣節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弄詩文

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魯直跋蘭亭記云今特論書者曾未夢見右軍脚  
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邪朱元瞻題李太白詩後云今人  
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曾夢見作脚板邪夫二人  
推尊前輩藝業如此然正使書至右軍詩與李杜齊名  
而不知道亦復何益是故程子有玩物喪志之戒學者  
尚當知所務哉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竝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  
不取坡嘗因召對言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  
而自許為刷字山谷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  
云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

正使未能造微亦自不俗其評品殊不到米蔡也歐陽  
永叔云蘇子美死後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而  
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於君謨推賞如此黃米後進公蓋  
有不知耶晦菴云山谷不甚理會得字米老理會得又  
云字被蘇黃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可為定論矣

○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高誕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  
法誕惜不與乃自楚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  
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年年歲歲  
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

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爲不智繇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蔽孰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於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考亭先生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題曾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亡以應昔楊雄氏

有古言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世之所謂君子乎而先生父子顧從而學善焉先生自言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亡以應共父之言是又不可曉者今日於明之處觀先生真跡因舉以質明之春不知書且不曾見曹氏書不知此幅亦帶老瞞心畫否也

○張縵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

江州刺史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耳袁郊年澤謠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作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舟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

古人全語然實本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畜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煇耀乎後世未有不藉之文者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者不患乎無文何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歸者不能不患乎或不傳何其中業或不能無散也文久不能弗逸則先德不能

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為前後有雖美盛不彰不傳之歎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論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為之前後傳之者何如爾勝國奉和劉氏筠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十襲如拱壁出入恒自隨此善為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宋誥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未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為之後者也然則中葉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唯有文而家藏焉故爾文載其家其先德所繫其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補郡

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為錄也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謫永陽開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為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不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人日登高見唐人詩句今人但知九日是漢費長房



事耳三元張燈宋朝猶然太宗淳化初始廢中元下元而私家有不燃燈者今人不復知有中下二元事矣上元事見於隋煬帝未知起何時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看老萊衣宋人為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嘉家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願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為是

餘冬序錄陽閨卷三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閨四 外篇第三十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許方編輯

羅豫章冲素集前入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為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蓋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端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翁黃魯直詩撥美

不如放麋樂羊終魏巴西陳旣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杜子美戲為六絕其一云王揚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不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笑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公歐陽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公歐陽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聞說與傍人渾不解扶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遷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

鈞詩話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朽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低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

○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為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荆公也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口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

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為同意意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為奇耳亦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杜牧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皆大不識好惡春謂為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特江東社稷不言可知烏江詩謝疊山曾以奠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矣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諷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鑒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諷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記北方助棗誇橄攬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甜訖東坡賦橄攬待得微其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零為崖蜜耳三元之詩以橄攬比忠臣而坡不肯一嘗假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喜上天云哭聲壓咽傍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澗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繩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適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朝新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恠謔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為不然。此張籍之所謂敬雜者。退之特用為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府中。相與翫。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今陶序。馬字上已減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減四字。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此中人當解其表。集作意表。日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趣故林。集作趨林。嘯傲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集作竒姿。遠已諒非迷。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却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趣。於古字通用。竒姿為其姿。因本篇有乃竒字在。下句但恨為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

爲無理而表以爲他，所書有不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辯，第覺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憊，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真飲酒之作也乎。

○東坡有鬪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畫也。此畫在奚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三足，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蘇二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嘶不動，尾搖風者，此畫缺焉。予昂之所摹，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爲故耶？吳興公子於此有苦心矣，其亦善自量矣哉。北上舟中，馬都督公出視春相與把玩久之，爲書其後。

○陳無已九月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詼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意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違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其分司首菊偶題。

○漢相梁臺詩，祖梨橘栗李桃梅，歸退之陸渾山火詩。

鴉鳴雕鷹雄鶴鳴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枿檻楓柝樟  
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  
詩語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  
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此真疑  
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  
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姍姍其來遲之遲  
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  
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  
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

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孤  
死正首立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衣文地胡  
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孤獸思  
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  
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蟄翔  
水曲秋兔依山墓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安鳥思故林  
皆此意含蓄有在高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  
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正高蔭下

步止葦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維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春按淵明詩正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絃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按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今又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苦心良晨託可待何預千歲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籠會絃之意以爲已說皆誤久邪凱坦齋通編云洪內叔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千歲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刑夭無千歲改作刑

大舞千歲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  
改本向蘇林家藏鄧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彤天無千  
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向家子  
弟携來求其細者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  
說遂還之秦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淵明詩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  
何及哉仲父姜公事姚令威西溪叢話云未詳春按仲  
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桓公饑渴事春秋內外傳不  
載而獨見於呂氏春秋人蓋鮮有知者此詩又在讀山  
海經末章苦人求之所讀不得其說宜乎其以為未詳  
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

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  
楚而自餓死空樹中衣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  
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尸文子叙衍子與左伯  
桃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適齊如魯天大寒而後  
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  
之衣我國上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  
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  
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  
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衣者真能以死見其義  
者哉立伯桃東西涯巖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  
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



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堂當時周室何  
為哉吁嗟乎山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  
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三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  
樂死當守饑寒令也窮誰救吾士當舍義當取推及與  
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吾友死者已別生者雜楚王置  
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為詞吁嗟乎  
何以報之葦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醫林工在西川令女巫巫楊氏禱  
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  
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  
昌時楊旻母為師巫旻小隨母入宮長為后所幸童謡

區候虫何為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有  
楊子雲為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  
碎掉頭不止情著為魔事染為崇詩崇信有之乎今日  
於李員外許睹巨源詩因題其集口掉頭疾非戲也知  
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則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  
鏌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  
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為人贈炙其全  
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為周朴之句朴集

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訛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卧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人言世人又安有未足心也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禪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色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誰零落為誰開

君子於世何物足惹戀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織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叙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為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為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

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陳明  
之爲奈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  
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  
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  
豈真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  
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  
背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

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家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肯向  
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  
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  
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棗花  
至小能成實葉雖柔解吐絲堪共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人之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  
犀插腦高頰權石昂聯句詩序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曰首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

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李太白詩岸天挑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挑核裹紅泥石間散  
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  
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彦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古  
今無道此語言恐奉墨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  
可愛也

○調花漣草詩人常憇而挑柳二物獨得罪若杜顛狂  
柳絮隨風舞輕薄挑花逐水流不忿挑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以下忿生憎之心而為輕薄顛狂之詈意

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責譙州詠薺菜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  
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  
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  
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  
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襦坡作詩謝之曰  
病骨難堪玉帶圍鉤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袖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愈載  
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時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  
席已遮山遮夢中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  
沉我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黃魯直贈晁無咎詩有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句  
蓋無咎曾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  
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即無咎石林記無咎於此頗  
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并杜默於石曼卿歐陽永叔  
間而永叔慳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惡爭名  
且爲介諱故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爲不平方於歐  
公福矣

○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  
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  
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  
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  
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  
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得豫章於是失言  
矣王荆公諱未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贖敗  
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  
者未易復數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  
之或東裝之於李禹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退之文力去陳言然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

言詩作不經入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宋時湯至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樓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  
謂晉左思賦餘糧樓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  
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  
云餘糧樓于畝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雅子思子曰  
東立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捨遺餘糧宿諾故首邑  
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  
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棲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日西涯先生  
以詩論之有斗酒社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  
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

竟得銀肆兩涯翁亦論之以詩云詞林馬知云少師  
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  
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坐策肥其於飲  
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噫  
可以觀世變矣

○導鑿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  
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  
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為大臣作者為有本乎今  
世士夫為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  
以為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  
皆章台於世舉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

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進  
輒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  
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歎歎  
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  
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  
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蜀立燕公  
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浹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  
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成一時知且厚  
者而已哉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特  
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事而  
明允以布衣參之帝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  
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以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  
侯道山清話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  
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  
壯心亦可歎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瑋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猥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築達王皇閣延方士以講壺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壺其財無算

瑯有三繇環直價百鎰術士結令獻於至皇因遂竊之而去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至皇元不緊繼環春聞諸周少明子與相與駭然

○姑蘇毛都憲至嘗訪揚祠部循吉田洗浴辭不出後揚訪毛亦以洗浴辭揚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遂併剃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六日乃猶犬潑洗之候也揚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為害者  
餘冬序錄陽開卷四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開五

外篇第四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古編輯

陶淵明歸園田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怨詩又云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情事不同如此張茂先詩君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博前不盡心宋孫明復燭詩一十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命詞絕似孫豈效李作邪彼待勤挑撥然後盡心與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心事蓋迥然矣

○今世徑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美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愠  
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頌其言有味實謂所  
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  
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為戒龜則吾矣予  
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  
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  
為典要也其詩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  
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  
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

浹盈巾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  
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二首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為文之句法歟

○韋孟諷諫詩其辭甚直不得云諷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  
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  
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字於黃鶴樓  
上正自有所見耶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

為道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皆有石田集十卷  
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詩稿鬢鬢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  
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回  
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鳧飛信庭觀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  
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晏間為春言之以為詩識  
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  
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

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  
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  
生頌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  
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打無兆地下脩文  
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顛倒珠翠上高臺  
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謂曾之作  
翰院何時休嫁文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註年年發

不許平人折一技只是罵曹詭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文都玄敬視春墨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嚴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從君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覩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為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為此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滎翁先生少時曾為紫姑仙賦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

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為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既而曰賢閭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接外鼓三稚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三泐文章無怪不葦鞋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作策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為其所蔽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子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真

取間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寄事外篇中  
語一題縱情取開歲修五日篇中語四送和此四篇質  
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為篆堂篇及壁間八字  
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  
日舉再閱月而翁棄諸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  
感今日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為  
今是軒并寫去其去年已作詩徐為公作數語并淵明  
詩十數首可作燈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  
復以啓翁于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揚  
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  
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  
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  
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  
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  
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語如此  
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  
論及魯直而揚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認好話其謂此  
等類歎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後來少游諸人  
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  
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翰及其妍麗艷詞

小詩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曾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遠配古人世以爲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若孝友是也曾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若夫大儒之所爲責備者以自警焉

○宋陸太初爲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則千百氏極于經至無可易而後止非文章大家法也馮與陸者

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問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綠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蘇安邱壁間一紙云云不署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我書又云龍川蓋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載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游

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為戒飾時揚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酉大星如九九旂之旁有彗若射命至其煌厥名含譽太史敷奏百辟高呼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讓足崇歸功等祇歸功但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上

相與飲噉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祇四人中有一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予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夢差不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為笑

○滕王閣僧晦幾詩盤外長江去不回盤前楊柳後人裁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頴菴集記虞

伯生最愛此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  
強乃即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  
不見鳴鑿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  
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爲只是要翻悔幾意耳  
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大  
寒江閣立蒼茫百八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  
深峽嶼是何三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  
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  
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盡  
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恠  
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

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  
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西  
涯先生嘗誦之爲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唯虞爲近而  
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遺稿麓堂詩話云遺  
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自選耶然亦有  
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罷崔嵬  
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  
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  
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

中流或有蛟龍窟卧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纜吳  
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  
流合有山鵲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  
限登臨興不為蒼生暫解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  
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  
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  
夜深燈火宿維揚并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游中求  
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出此今散在天  
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寤官醞想遺羨傳

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  
江綉壽敢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羨皆思親事綵與朝衣  
相應羨與官醞相應方不偏枯崔玄暉詩謂兒子宦游  
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  
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  
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  
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暗消閒  
歲月久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  
兩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  
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  
自慰也作詩不可全病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



眼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畫壘之誨其家人如此  
卧病吾無議若絲髮之云稍知門運者何煩更語好與  
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  
柄詩話邪。

○同官某卿延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嗟心誰能畫而先差毫  
中有見鏡不照我則實痒靴難起

○朝來攬鏡忽見白髮中叟之餘悲喜交集吾年幸已  
就老吾老將以何述陸展染之非其術左思板之良可  
惜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滕倪詩  
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間客滿頭生吾官非相國而身

已稱貴人矣白髮固宜吾何以白吾髮乎世固有同吾  
鏡中人者鏡中人爾何爲者耶正德乙亥九月鞠日書  
○閭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  
語意極鄙但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  
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  
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照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卧病無相識

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娥眉能幾時  
更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  
惟有黃昏鳥雀飛此篇情寄與前  
曲何異詩人特能持許多言語寫  
出耳然不免復矣李太白問月詩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  
人古人若流亦共看明月皆如此  
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且無冗贅  
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問乎區區  
百年花月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  
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  
名僊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  
廷用往問箕答曰吾回道人也欲  
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詩  
吾當邀李謫

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留都大司馬  
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曰  
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  
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化龍  
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  
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  
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處有  
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瑤樓  
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  
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一氣絕凡  
慾那能有病求醫癆神遊八極涵  
動靜不管天地暮雨而朝陽我來  
登壇爲君發狂白山靈驚倒星斗  
散亂飛群鶴其用十七韻詩曰六  
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  
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勢壓天下  
群山雄米壹割月色澄澈瑤臺倚  
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

吞吐八雲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元直與銀  
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  
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曾懋磔柯  
誰磨礪尚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  
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諾貽此  
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標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  
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  
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  
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

全留其策字示訊生中淑炳曾識劉君事以爲全之爲  
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亦陋世人所  
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  
坡他日爲蘇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  
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  
謁滕宗諤於岳陽猶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  
又贊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若六抵其事跡在  
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  
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生得之無進而獻于喬公白巖  
者也詩以蕩下凡字妙有飛動勢讓之公異矣汪家神不  
聞能詩篆字嚴莫識東坡且寶燮而十一所獻乃如此世

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也矣  
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  
劉道事不足言已秦楚村之賴金定蘇養直之羅浮山  
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濛惚事以春所嘗諸紀載家  
如此類亦易枚舉學士大夫率道疑信罔弗論今自公  
卿大夫時尚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  
也死則當列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  
之爲乎壬午七月二十又七日城

